

居
易
堂
集



居易堂集卷之十三

誌銘

明故正治上卿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安節袁公墓誌銘

公諱洪愈字抑之姓袁氏吳郡長洲人嘉靖丙午登鄉薦第一丁未成進士筮仕中書舍人授禮科給事中出爲福建僉憲河南漕儲道山東督學道湖廣叅政入爲太僕少卿南太僕卿歷鴻臚光祿至太常卿致政復起自工部右侍郎右都御史總憲南臺爲禮部尚書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告老而歸歸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嗚呼遠哉敬考袁氏世家自食

采受氏繇周而漢而六朝以迄於唐代有偉人史不
絕書宋有龍圖閣直學士以進士起家名仲賢者家
於汴數傳而至京西提刑使珣從高宗南渡卒塋長
洲蛟龍浦之赭墩世爲長洲人焉珣生璣官院判建
祠宇於提刑墓側名曰福源菴璣生祐之官承節郎
監廬州都務稅祐之生樞官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
娶濮安懿王女爲郡馬都尉以兵拒元與其長子力
戰而歿幼子易以畱他郡得免已而廬墓著書終身
不出學者稱爲靜春先生黃文獻公潛爲誌其墓子
泰隱居教授名與父埒王文節公禕爲作重修福源
菴記泰生養福工詩善書名德重一時洪武初以賢

良方正官湖廣福建憲副養福生熊是爲公高祖熊
生驥是爲公曾祖驥生昂是爲公祖昂生雯則公之
考也四世不顯然文行卓犖踵美前休世載其德鬱
而未施委祉於後以迓天祿故篤生鉅人蔚爲名世
良有以也公生有異表廣顙豐頤疎眉方瞳唇厚及
寸色如朱聲如洪鐘爲諸生時見者知爲公輔之器
至性耿介絕世獨立嘗言吾人砥節勵行直當上法
伯夷其趣尚如此惟其無慾故剛而不撓終始一節
七十年如一日也當分宜柄國威燄彌天舉朝結舌
公在諫垣抗疏首攻其私人翰林白啓常選郎葛
爲奸利狀兼詆冢宰李默爲阿私上是其言冢臣

居易堂集卷十三
二
被嚴旨翰林罷官選郎逮問一時朝論翕然推服然
愛公者無不爲公寒心分宜怒甚然以公清望莫可
爲罪出爲福建僉事有建陽令者爲冢宰門生官箴
狼籍誠弗悛公按祖宗法庭答令又督學使者曲法
以冢宰介弟克明經貢公署督學篆追奪其計偕之
資以給應貢者之孤士論大快之時部內山賊竊發
勢同燎原官兵多挫衄公密偵得其間道身先士卒
繞出賊背擊之賊出不意盡奪氣一戰而斬其渠率
餘賊悉降郡縣以平而督漕河南亦值師尚詔之亂
草賊萬人誣於睢陽而伊藩典樞者有異志儲械招
亾名備尚詔反與爲聲援及尚詔平典樞彌躁戾所

爲益不法勢岌岌衆無敢言者公奮不顧身獨夜馳見巡撫爲定計巡撫即具密疏上之隨命一科臣同金吾中官察勘伊藩具得其不軌狀典橫繇是抵罪而國患以弭公一人之力也太康扶溝盜起捕獲千餘人訊坐大辟者六百餘人公惻然傷之力請於撫按乞會同他官詳讞惟賊首二十餘人當斬餘俱散遣復爲良民一時六百人俱不死公所至其偉績如此及掌南臺御史譚希忠建言請復閣中絲綸簿及禁內宮門鐵牌語侵內豎上怒嚴旨詰問在廷大僚無敢爲言者公毅然爲稱引典故委曲解釋且進言曰邇者言事之臣往往以不當聖心致加譴罰夫天

威難犯人情易摧如各以言爲戒脫有大事誰復爲
陛下言者上覽奏動容怒頓霽御史得薄其罰南工
部主事黃金色廉謹有聲以孤子忤時註誤在理衆
力擠之公廉得其實力爲開陳竟復其官公雅負人
倫之鑒初僉憲閩中海忠介公爲延平郡教授長揖
監司郡守嘗面折巡按御史於是見嫉上官毀言日
聞公獨以師禮待之且爭之諸公爲署上上考因遷
縣令及公官太僕復疏薦之遂超擢後海公以直諫
名天下官御史大夫歿而謚介肅改謚忠介可以見
公之知人矣公爲南宗伯陳十事其六曰崇真儒則
薦吳貢士王少湖先生也王先生名敬臣爲方伯陽

湖公子有曾閔之孝程朱之學以公舉徵爲郡教授不起特命爲國子博士蓋曠典也王先生一時名重天下司寇王公世貞當世所稱弇洲先生也初以忤分宜在籍久弗出公被南太宰命疏辭因舉王公自代謂王公以文章擅海內而其德性器識翻爲文名所掩真不世之才經世之器也天子俞公奏即起王公爲大司寇而天下服公爲知言公官督學所取士及生平所識拔前後爲名公卿如曹公邦輔爲大司農陸公光祖孫公鑰爲太宰丁公賓爲宮保大司空于公慎行爲大宗伯不下二十餘人而其中尤稱名世者則海忠介王司寇王先生三人也公爲同鄉其

所建議著爲憲典官太常則一時奉祀九十餘壇必親必敬以感神貺一時吏氓皆歎爲未曾有也公貴時考贈尚書公及母皇甫夫人皆棄世公以祿弗遠養終身哀慕而友愛尤篤公兄弟四人同母長世恩仲世忠公行三季洪志嘗曰吾兄弟四人猶四肢矣不特共休戚一錢亦當均之故官俸皆均分至官九卿兄弟四人具在未嘗異居公有門人爲邊撫遠以一貂裘獻公公曰吾兄弟四人若此一裘誰當衣者况吾起寒素安用此峻却之徐以錢易得四羊裘值冬時雪月之夜兄弟四人披裘飲酒爲歡嘗徹夜焉當奉常考績入都時新鄭爲相公尤與忤欲請假會

聞仲兄訃遂棄官歸哭之慟終期之喪不茹葷不御
紈綺如執親喪焉嗚呼吾讀公世家覽其行狀爲之
反覆流涕而歎公之孝也惟孝故能敬身能敬身故
能不失其身自少以至於老自筮仕以至宦成爲年
七十有四爲官四十三年初則忤分宜既則忤新鄭
終則忤江陵故始以望重諫垣而例出繼以盛年清
卿而致仕後則以朝野宿德而十四年廢籍不起也
卒之際會休明舉朝推薦再歲五遷竟登八座貤封
三代盡如公官公即請老恩旨弗允再疏始從公請
而備加優異晉太子少保於是左都御史吳公時來
復上疏曰人臣負高世之望以樹表儀則朝廷有優

賢之典以風在位故大臣去位不絕其祿熙朝往時
曾行盛典上可其奏爲賜月廩歲夫以歸又三年而
考終訃聞遠近縉紳士民悲涕相弔天子爲之震悼
褒卹有加贈太子太保予謚安節諭祭三壇命行人
董墓事隆重如此蓋備數也公生於正德丙子卒於
萬曆己丑年七十有四元配夫人申氏少師大學士
文定公之姑也繼配夫人鄒氏子男三人長一鶚以
公任官順天府治中次一駿先公卒次一鶚庠生女
一適後府經歷錢秉元孫男三孫女四曾孫男一女
二以萬曆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賜墓於長洲縣東
吳鄉蛟龍浦之赭墩爲諭墓新阡與始祖宋提刑公

以下祖塋相望公之志也公之玄孫徵亦賢者也與
余善以公之墓未有誌爲缺如因以見命敬爲之銘
銘曰

巍巍袁公聖清自砥維公孝友宜兄宜弟維公果達
允文允武吾聞之詩不侮矜寡不畏強禦維公以之
仲尼有言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維公似之嗚呼我公
九京可作雖爲執鞭余欣慕之

明故資治尹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
學士贈禮部左侍郎謚文肅文公墓誌銘

毅宗烈皇帝御天下凡十有七年舉一人爲相而天
下悅而其人亦能不苟慕其官不肯一言附柄臣以

無負主上之知以無慙天下蒼生之望以去相位者
十七年中天下有一人焉曰文相國文肅公云初公
官翰林即以直言謫旋削官烈皇召起之又以忤時
奉差出及入相甫兩月又拂衣去公通籍十五年而
前後立朝不滿三載天下惜之謹按公世爲長洲人
七歲遭母喪哀感旁人哭泣居處有孝童聖童之目
八歲屬文龍見有異徵年二十一而舉於鄉每計偕
輒報罷公門地鼎盛少薦賢書而讀書厲行無異寒
素迨公父棄養哀毀幾滅性杖不能起既墓蔬食苦
寢廬墓三年絕城市跡於是天下益想望公如弗及
年五十始成進士爲熹廟改元之歲廷對大魁天下

臚傳之日歡動輦轂咸爲朝廷得人慶學士大夫無
論識與不識僉謂應期名世無妨晚成而下至販夫
輿隸田畯野老緇黃婦孺自通都大邑以及浚巖窮
谷無不手額相告謂某已作狀元者制科以來未之
有也時光考所召還廢籍衆正盈朝公既以宿學登
上第侃侃發舒無所回顧故事官翰林者以讀書稽
古爲職業凡廷論之是非世道之消長若無預者公
心甚非之授官未半歲逆璫初用事遂與黨人之議
禁講學首輔葉文忠公總憲高忠憲公力諍不能得
而刑部尚書王莊毅公紀以言事中旨削籍去公發
憤拜疏以爲臣實不願盛明之世令諸臣被道學名

謫削以去而天下榮之重於三公九卿且漢唐宋末
季黨人僞學之禁空人國而危宗社可爲殷鑒疏入
而宵人醜正指摘疏中忌諱字以激上怒逆璫傳旨
且與杖輔臣蒲州韓公力救且爲開陳疏意非屬指
斥而一時講幄諸賢交章論救公乃以謫去自是璫
禍日棘天下之媚璫者無所不至於是公與宮詹姚
文毅公俱削籍爲民文毅時亦官翰林公之甥也時
數興大獄銀鐺四出一時名賢前後罹難高忠憲公
聞逮自沉死而吾吳周忠介公禍尤烈忠介居鄉吳
士民戴之如父母既緹騎逮開讀之日吳士民傾城
焚香以送周吏部哭聲震天緹帥稍訶叱衆不勝憤

數萬人奮起擊殺諸緹騎忠介逸而就逮時吳中之禍且不測一日數驚而公與姚文毅公故以忤璫削奪尤自分必死矣會聖人御寓亟翦元凶乃以得免遂起公爲翰林院侍讀尋進宮允再進宮諭克日講官公素直節好言天下大事方以再覩休明聖明出之九死非痛切言不足以報稱因條時事欲上會爲講官遂以橫經說書開陳反覆公謂吾得晨夕侍講幄不違咫尺則吾所竭力以効者或稍浮於尺一之奏牘也公威重山立容貌甚過絕人每侍講烈皇嘗目迎而送之時政在操切天威不測刑部尚書喬公允升副都御史易公應昌一時老成負重望俱以註

誤逮繫公進講魯論君使臣以禮極言人君當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若徒峻刑法恐啓猜嫌之漸古者刑不上大夫重大臣所以重國也上傾聽爲之改容既罷講即傳旨釋喬公易公于獄中外懽動故事講筵多忌諱置春秋禮記弗講神廟曾命官專講禮記至是上命輔臣選春秋專經者進講時首輔烏程溫體仁故以春秋起家而講臣中則公以春秋名天下者也烏程伎幾見阨久之始進講至宰喧歸賄凶禮當缺上令補牘公乃言喧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烏程銜之上覽而頷之隨命卜相即拜公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首輔某等同

平章事一時謂聖主得賢相天下當太平翕然稱慶
朝野歡呼無異於傳臚時而適當朝政一新撤鎮監
罷內操人心久鬱者而一朝渙汗海內咸稱新叅相
業於此不訾矣而烏程實不能容思有以中之初烏
程之爭枚卜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銳身出攻禮部
侍郎虞山錢謙益斥爲黨魁排去之得入相今即以
其故智以公爭言官許譽卿不當削即露章入告詆
公爲指斥以次輔香山何公吾騶持正不傳遂并斥
之糾叅不出言路指摘別無他端杓鑿一言并罷兩
相祖宗朝以來即擅政如分宜江陵未之有也時崇
禎八年十一月也先是九月中熒惑犯太微占者謂

次輔當之正人去國天爲示變公歸未幾遽以疾薨
嗚呼吾觀烏程始終相位者八年其所以齟齬正人
者後先一轍卒以亂天下則公之爲去畱爲生死豈
偶然哉吾讀烈皇時事又讀公家乘至此未嘗不流
涕而痛哭也公之先自公六世祖惠始居於吳五世
祖洪始以鄉薦官易州涑水教諭高祖林官温州府
知府其弟森官巡撫都御史兄弟俱起進士以勲德
重曾祖徵明官翰林待詔名德重一世至其翰墨蠻
裔爭購即至今人所稱文待詔衡山先生者也祖彭
官國子博士其仲嘉官和州學正克修父業爲人士
宗繇是文氏最盛於吳稱天下之甲族考元發以鄉

進士官河南衛輝府同知艾而懸車稱三吳碩德前
妣彭宜人妣周宜人實生公公諱震孟字文起別號
湛持公生而奇偉眉稜上指目光射人與世所傳文
信國像無異人以爲異焉其書蹟遍天下一時碑板
署額與待詔埒崇禎甲戌爲同考試官所得皆天下
名士時謂賴公以不虛國家盛典云公夫人陸氏先
公卒側室袁氏二子長東國子生娶廣西叅政申公
用嘉女次乘邑廩生娶周忠介公女皆表出女四俱
適吳之望族孫男五人孫女一人秉奉公之喪與陸
夫人合葬於天池山竺塢之新阡與祖塋相望焉嗚
呼公之薨也阨於柄臣不敢請卹又六年始贈禮部

左侍郎予謚文肅而祭與塋竟缺如時論悼歎然謂
尚有待也而國變隨之矣悲夫銘曰

容貌絕人是真漢相天降具瞻精舍辰象孝童稱聖
見龍匪亢德爲國器文推宗匠源遠流長河朔崑崙
應期命世保茲舊門年甫弱冠遂薦賢書閱三十年
韋布蓼荼服政之歲始躋天衢昂首一鳴大魁天下
補袞是期批鱗莫貰景卿隕地麟鳳迸野焉往不黜
直道事人論思視草抗疏橫經嚴辭正氣河嶽日星
公於侍從阨于節甫既黜禁林旋夷編戶淚灑西州
魂驚北寺公于揆席阨于林杞一言媒孽六旬解組
公誠格天星躔失度繼公輔政天下大悅貂璫罷鎮

羽林罷閱漸杜薰腐扃固密勿一日二日正已正物
旋乾轉坤補天浴日嗚呼我公其道如弦麟經進說
鳳嘯孤騫焉用彼相公實微言逢彼之怒瞋思墜淵
違俾不達杌隍由焉嗚呼我公一身已矣死而不朽
生而名世胡彼不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于萬彙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吳公墓誌銘

嗚呼吾讀吳江吳氏家乘全孝翁傳及御史公行狀
而知孝德之格天而植人紀於無窮也吳氏自全孝
翁起家子若孫踵美爲大司寇孫曾以降官卿貳藩
臬不易數而皆從鄉會進士出此皆全孝基之也而
御史服其節母之教終身如一日不獨以功名氣節

稱尤以孝行著而節母之守節教子有古烈女風嗟夫爲人婦而不失其身與爲人臣而不失其身等子輿氏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又聞之詩無父母遺罹則女子之守節亦孝也吾故歎吳氏之克以孝世其家且漸涵中外爲可銘矣

御史諱煥字闡生又字亦臨全孝翁其高祖也大司寇立齋公諱洪爲曾祖禮部郎出守嚴州春塘公諱崑爲祖而孝廉怡春公諱邦則公之考也以公貴贈

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而母則旌表貞節之范太孺人也公生五歲而怡春公棄世節母年二十四公同產一女止二期節母故怡春公側室公嫡兄某析

令異居吳氏雖世貴而清白之貽產甚薄且庶孽析
居於湖浦廢墅初出之夕破屋壁立孤燈掛壁間母
子三人相抱而哭節母秉堅貞剛毅之性懸怡春公
像于室朝夕督厲其子公亦痛母苦節讀書至夜半
則泣節母與相對亦泣不能已也邁水災田皆沒而
室復傾移乾去濕歲無寧居時爲秀才與同邑周忠
毅公宗建趙憲副士訐輩遊文行相鏃礪時論擬之
八俊而爲族人所誣兩構訟獄年饑家破不能粒食
脫粟之飯僅以供母而已萬曆己酉登鄉薦捷報至
夜將半節母與公既聞捷俱泣下節母曰兒與母初
至此亦夜半相抱而哭猶幸有今日也丙辰成進士

益仕杭州之海寧令邑故濱海多豪猾通權貴常脅持當事公一以清廉慈惠治之久之大治輸將及時獄訟幾息二年以考最調劇邑移會城之仁和公奉母之官一如治海寧既而節母病不起公將奉喪歸兩邑士民奔走會哭路祭奔送者四百里相接哭聲盈於路初公爲期會徵收本年折色適節母之喪遂停徵百姓喧叩撫軍之門必求吳令畢徵收事撫檄至公辭百姓譁曰豈忍妨公喪禮止求設櫃吾民自投之公由是聽之三日之內一歲之輸盡畢蓋數十萬金云服闋補大名之內黃內黃小邑北方民悍年饑多凶命爲盜公憂之於是悉召饑民諭之曰此地

大旱此瘠土無宿儲又無鉅室富家可以勸助吾民其死乎吾今爲延汝命衆皆泣公曰吾不惜考成以公家所貯本色權宜借汝聽汝麥熟以折色償還庫之期聽汝自至設有不濟則吾願以一官償汝萬命於是萬口歡呼已而哭泣所全活不啻萬計及期百姓償納同日而至一日盡畢考績入都循良爲天下第一朝論有不次之擢而璫禍旋起初公與周忠毅公宗建周忠介公順昌善逆璫又察知公廉正必不爲用因授指其私人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劾忠毅及公俱削奪既緹騎四出聞有至吳江者忠毅與公相謂曰必爲我兩人也及開讀止逮忠毅公忼慨周旋

傾資以助其橐籥亦自分必不免會聖人出而逆璫
誅即起公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即拜疏謂忠賢伏甲
宮墻張牙鬪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然殷憂啓聖正
天之所以助聖明而開至治故特生此大逆觸之者
君子助之者小人若懸秦鏡以照破天下之膽自此
而流品可清國黨可破國是可定也臣竊見建祠導
逆諸奸其作俑者欺君賣國罪不容死即附和者塗
面呈身無所不至此皆神人共憤天地不容重者當
立肆市朝末滅者即遠投荒裔而更有漏網大憝之
崔文昇爲逆璫第一心腹若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
居首功佐命此其罪在劉若愚李永貞李朝欽諸奸

逆之上而奈何以未經發覺尚在帝左右乎文昇死
黨布滿宮闈臣不敢愛死首發其奸所應立逮正法
者也至効死擊奸諸臣如楊漣左光斗周宗建周順
昌等皆粉骨裂膚拔舌搗齒爲臣死忠捐糜無悔若
不亟爲表章則人心必澌滅伏祈皇上旌忠鋤逆並
不踰時則綱常幸甚宗社幸甚疏上畱中公伏青蒲
待命三日事且不測尋內傳拏文昇及同黨宦豎二
人各杖一百發孝陵淨軍公感上知復疏言封疆益
激切謂事緩則以封疆爲宦海事急則以封疆爲陷
阱人知王化貞熊廷弼以封疆分戰守而不知在廷
先以門戶分封疆因以經撫分戰守而國家之成敗

安危一置不問此可爲痛哭者也以災異應詔陳直言謂必求三大要以回天心一在殛奸之宜斷一在進賢之宜先一在擇相之宜慎上俞其奏次第行之尋命巡按陝西時秦中寇禍甚棘而秦撫胡廷宴故閹黨也冗不治事疆事益壞公受命即露章劾去之而總督武之望適病死軍事無所統亂者蠶起公慨然以平賊自任即拜疏請假臣便宜期於滅賊又舉鎮將及叅遊杜應魁高從龍等爲可大用上皆允之公與新撫劉廣生延撫洪承疇商雒道劉應遇相爲犄角追勦堵截各盡其宜險塞要害各有屯據賊蹤一動聲響四傳百里立應公受事一歲之內而六奏

捷人謂公籌策之功爲多而所舉將領多有功更有
効死者人皆以公爲知人也公既竣事將回京適敵
薄都城撫督皆勤王秦寇復乘虛四起遂圍韓城公
復畱躬率所畱兵將及撫督聞警發回邊兵奮擊賊
大殲之韓城以全會京師解嚴奏凱復命上浚加獎
諭再命公稽察兩畿十三省軍餉駐節京師戶部尚
書畢十臣以會計選察悉咨於公而公憂江南財賦
浩繁欲除民運之害疏請以白糧分載漕艘下部覆
行今之更爲官運猶其遺意也餉差竣例舉効天下
藩司郡守州縣長例有謝薦總計不下十餘萬金公
一無所受初公按秦例有贖鍰四萬餘金公亦竟委

之不顧云公以勞劇故病即堅請以歸又數年以疾卒臨死語不及私公自幼至壯以至仕宦其奉母如一日而節母之所以教公者雖在宦邸猶如兒時當節母病革公盡瘁以事湯藥既不起慟輒絕三年之內衰經不除未嘗見齒人尤以公之終身一節稱公爲大孝云公生于萬曆癸酉歲卒於崇禎庚辰歲年六十九元配周孺人大冢宰周恭肅公孫女側室姜氏薛氏子五人長陞恩貢生娶顧氏少保大司馬顧冲吾公女次允迪貢生娶沈氏汀州知府大時沈公女次昌文邑廩生娶徐氏先宮詹學士文靖公次女鄉進士枋之姊次暹浙江嘉興縣廩生娶屠氏翰林

院簡討屠公幼成女俱姜氏出次昌全娶陳氏少保
左都御史陳公中湛孫女薛氏出女五俱適望族孫
男十五人卜地於某原某阡以墓銘曰

維公之先聿興全孝誕啓後人如天斯燾福祿攸躋
人文弘造累公累卿是則是効篤生御史孝亦克全
蒞官戰陣纖介無愆不失其身臣節凜焉維茲臣節
母訓昭焉孰曰公賢實維母懿茹荼教子冰霜血淚
允無非儀又何遺罹詩禮是聞母子無愧

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華公暨元配談

宜人合墓墓誌銘

公諱允誠字汝立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諱恩爲高祖

瑞州守諱舜欽爲曾祖四川叅政諱啓直爲祖而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諱復吉稱二菴先生者則公父也姓華氏華氏姓子姓系出春秋宋戴公後有孝子寶顯于晉家常州之無錫遂世爲無錫人焉二菴先生有三子長允謀仲允誼長舉孝廉仲舉明經竝以學行稱于世而公則第三子也兩兄于公俱十年以長二菴先生庭訓素嚴而督課公爲尤切乃公未弱冠而二菴先生卒公哀毀骨立執喪百事盡禮吊者驚歎而母秦太宜人世所稱賢母也一以二菴先生之所以督課公者教公而命從兩兄學公孝友天植至性過人痛父之志仰母之訓而事兩兄

如嚴師入孝出悌篤學力行磨礱涵濡步趨繩束庭
闈之間無踰尺寸一時文行爲世所推識者以大人
先生期之人世之榮不爲公羨也辛酉舉於鄉天啓
壬戌即聯第春官時相國賀文忠公官翰林分校禮
闈爲所得士先是東林唱起絕學天下學士翕然宗
之東林者即高忠憲公及錢啓新先生諸賢講學之
所也公諸生時即受易於錢啓新先生既成進士復
北面從學於高忠憲公忠憲授公以主靜之學公易
學素精澄心潛體動靜語默一本乎易資之既滾出
之亦粹格致闕功馴至無間而復證之於忠憲之心
傳即濂溪周子所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

極者於是公叅學精密力行完堅事親無遺孝事君無遺忠臨財嚴於一介臨敵勇服三軍當雷霆而無懾懼刀鋸而不回無非此矣忠憲還朝公從行謁選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忠憲官左都御史而時逆璫方釀禍忠憲即去官公亦遂歸里崇禎元年逆璫伏誅諸正登庸公進補營繕司員外郎受命督窰廠事額發帑金數十萬故事受事者羨什一公洗手奉公銖黍無染而賦給均贍工役奔命於是陶埴精良經費減省其有羨代償前官之逋而且儲以爲後費焉凡諸司事係金錢而與內臣交關者諸閹必藉口糾督干請無所不至即素號強項者亦俛仰曲從之公獨

始終一無所徇既而敵薄都城百官城守公分守德勝門敵首衝德勝勢莫能支而公盡瘁守禦料敵應變智略輻輳出奇無窮於是器仗獨完瞭望獨審吏士獨用命時上為微行以歷觀登埤者傳諭德勝門守備嚴整須賞銀若干兩而逮治懈事者公素清羸若不勝衣而盡瘁四十餘日手口交作晝夜無息而精神益勝其忠誼如此既復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職方樞曹之要職也為天下武弁苞苴之藪及公受事公私饋問一概禁絕即分所應有亦痛絕之時公有所感槩固請終養不允於是公慨然曰我既不能退而全身以養母則當進而死職官下

此吾心也亦吾親之心也遂拜疏直陳三大可惜四
大可憂數千言謂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
之捷徑爲可惜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趣辦之
能事爲可惜以興邦啓聖之日時爲即聳從昧之舉
動爲可惜而刑罰不中斧鉞無威可憂也是非共蔽
忠讒互淆可憂也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奸佞
薰灼正氣消靡可憂也而疏中直糾烏程相溫體仁
及冢宰閔洪學閣部朋比阿黨市權奉嚴旨切責責
令回話故事詰責爾爾嘗逮問重則詔獄輕則司寇
無或免者舉朝爲之震慄而公再疏三疏言之愈切
爭之愈力至欲追理洪學所冒之軍功追奪洪學所

叨之恩蔭而詆訶體仁紆辭塗顏廉隅掃地通衢路
布遍體瘡痍讀者無不吐舌而不知公之忠誠已默
荷主知矣公僅奪俸半年而疏中所陳徐見施行幾
無一不如公之請者旋罷閔洪學體仁亦去位閣部
爲之肅清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先是公爲營繕而
却帑金之美數萬金爲職方而概絕武臣之問遺南
臺韓涇垣疏舉天下清官四人最列公名一時清名
滿天下及是疏出而公之直聲復震天下焉於是天
下無論知與不知咸想望公丰采咸謂若公者所謂
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若公得位行道庶幾天下
不難平治乎而公復以終養得請歸矣時崇禎十四年

也公年已五十而身就子舍怡怡色養伯兄既捐館
惟與仲兄朝夕佐右極養堂之歡至太宜人八十之
年而病危復安氣絕復蘇爲人世所未有爲史冊所
罕見焉既居太宜人喪而喪過乎禮幾至滅性嗟乎
五十而慕僅于公見之矣甲申三月之變烈皇死社
稷公痛憤不欲生南都既建起公爲吏部文選員外
郎懇辭不允既復轉驗封司公既就職清節愈峻初
荆溪相周延儒之再召也投刺邀公一見謂當以殊
擢報公固不往并不報刺至是而權相刺謁亦竟不
報旋即請告歸在署止十有三日耳嗚呼始公之出
志在興復及見事無可爲故即歸迨歸而南都亦隨

陷矣公時死志已決而欲得死所巍然全髮屏居墓
田迨戊子春國變三年而公爲故國之完人時復避
地鄉僻依至戚鄒氏會鄒氏有家難被縛疾呼公公
曰此必爲我也今正我畢命時矣遂肅衣冠而出姪
尚濂即鄒氏壻亦以全髮被執至吳郡見巡撫周伯
達伯達婉轉勸公以薙髮公絕不爲應及至金陵詣
訊所公箕踞坐尚濂亦坐既而蹶然起公問曰何爲
濂曰濂死志已決但恨極欲言無可語耳公曰男兒
至此惟清爾心括爾口濂曰諾既而問者咸集或勸
公如伯達公背立面南舉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靈
在上我髮不可去身不可降濂亦誓不薙髮訊者雜

語移時公閉目坐地遂罹慘毒公了不爲動臨難神色如平時時戊子四月十四日也初公既事高忠憲公得忠憲心傳心悅誠服身體而力行之而忠憲亦知公至謂公爲生知安行逆璫之禍忠憲拜表自沈獨貽書於公以後死絕學之系屬焉及公從容徇義實與忠憲無異而相國賀文忠公既得公於闈中亦以國士遇公而文忠亦不屈於賊身死國難者也噫亦異矣公元配談宜人柔淑約素與公同德一心閨闈之際儼如賓師公盛德不勝書而其腆蒸嘗飭滫瀡絕甘分少讓產捐資行之無少阻亦得談宜人之助爲多公遭難宜人將身殉之既不得死矢心竺乾

之教蔬食布衣十九季如一日臨命正衽西向危坐而逝尚濂婦鄒氏年十九聞變遂自經亦以救解宜人哀而敬之撫之終身焉公生於萬曆戊子年六十一徇難於戊子歲宜人生於萬曆丁亥年八十終於丙午歲又五年辛亥秋與公合葬於龍山擔鉤塢之新阡禮也四子三皆爲邑諸生長衷恒娶鄭氏次衷恪娶吳氏次衷謙娶秦氏次衷惺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男十人潛上沁上汲上澈上衷恒出澄上涵上淵上潤上衷恪出衷謙撫姪溯上爲子而復舉濬上焉孫女三曾孫男女各四公有妾二人吳氏濮氏俱善事談宜人俱悉心於談宜人寔後先談宜人以死

居業堂集卷十三
三
而公之僕薛成者公被執即長慟不食先一日死僕
朱孝公凶問至號泣立死噫是豈偶然哉是豈偶然
哉故生公之時而有神像卓立之徵及公死之日而
有烈風雷雨之變也嗚呼公即當世所稱爲華鳳超
先生者也晚更自號豫如銘曰

公事忠憲志起絕學克紹心傳爲時先覺敦倫盡性
不愧不怍公精於學觸境皆宜譬如歲功寒暑隨時
如水在地惟所用之爲川則流爲澤則瀦所以公身
無施不可夷險晦明進退去取動皆豫如况於生死
可死而死神形以完髮膚全歸忠憲心傳我先文靖
亦完膚髮首狗大義綱常昭揭公寔一揆同光日月

我今銘公雨淚飲血惟此血淚千秋不滅

奉政大夫分巡登萊道按察司僉事沈公墓誌

銘

公諱壽嶽字巨山姓沈氏其先吳興人也後徙郎川諸塘復遷於宣城之洪林遂爲宣城人曾祖寵官御史祖懋敬官蒲州丞叔祖懋學以廷對大魁天下官翰林修撰謚文節父有容官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公榮祿之第四子也生而不凡志意矯矯爲博士弟子文行竝茂華問彌彰爭持風裁踔厲激發一時鉅公偉人無不絀其官稱行輩折節與交崇禎庚午得薦南京兆舉孝廉而座主則江右姜公曰廣也公既

舉於鄉益得行其志鄉俗之利病風教之綱維隱然
仔肩不少讓遇事議論棘棘不阿遂以公事與其縣
之尹陳君忤陳君幾中之三上春官不第就師儒之
職於海州興起學宮約束生徒刷垢登良最舉其職
三年而海州士風大振時楚爲劇賊所躪殘毀破壞
故縣尹陳君者已入諫垣爲天子貴近臣遂以前憾
舉公爲楚之羅田令羅田楚之尤殘者也雉堞不完
民無百家公極意拊循勞徠蠲逋息征民以漸蘇歸
者接道而公復以與驕弁捍卒爭法紀不能俯首低
顏遂幾以身殉投劾家居而邁烈皇帝之變憤痛迫
裂幾不能生弘光帝立公座主姜公曰廣爲相國相

國海內正人之所宗主而時逆黨阮大鍼浚比權奸
以得氣勢勢益張甚計必逐相國而大興黨禍公以
一罷廢縣令家居事外而獨奮入與大鍼面爭之大
鍼言舊怨公言抵之益力中其要害大鍼搖首不忍
聽大鍼時方殺正人不附已者而公撻其鋒又幾以
身殉東省王公濬請開府山東再疏舉公才擢分巡
登萊道海防僉事而南都陷矣時在所稱亂公上痛
君國俯憂桑梓隨事弭患盡瘁多方而異類猜螫感
轍無已己亥之歲海師儵入所謂郡守者棄城潛遁
而宣之紳士迎師頗異及師退守還守將周內紳士
自掩其逃而公亦爲所染公慷慨自引始終一辭鍛

鍊楚毒絕無支蔓宣得以全而公竟以身殉焉嗚呼
公時年六十七矣當公之爲羅田也故縣尹陳君之
爲給諫者督餉楚中以舊憾督羅餉更棘身自按羅
面責公公與爭曰以殘羅之民呻吟瘡痍氣息未屬
何力以輸官稅爲之令者亦何處行其催科敲朴乎
此征之亦逋不征亦逋征而逋令罪而民斃不征而
逋令罪而民完均之罪也而獨以完吾民令之所願
也陳君爲之動容卒拜疏蠲羅賦而海師之入宣也
主者有事文廟一時博士諸生儒冠法服具威儀不
期而會者數百人薦紳執事亦最稱盛主者歎息謂
所未有而公弟壽民與子麟生獨皆不往卒之大獄

起勢岌岌故太史楊公昌祚孝廉湯君斯祐先被收
知者勸公遠去可以免公曰今日之事若潰大水非
有人身爲堤防以捍之則禍不可言矣諸公非無其
心力不能也吾雖懦願以身當之死國吾心也况死
國而全桑梓乎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彪以生
解之而吾以死解之可也遂坐以待收至死無異辭
受難赴市行甚速死之時直立不動有白氣衝起時
辛丑之十一月也嗚呼甲申乙酉兩京繼陷至於辛
丑亦已十八年矣國亾十八年而公卒以國事死悲
夫於以見公十八年而其心無一日不死國也爲可
尚矣所謂殺身成仁者非耶公曾祖御史公以直言

忤分宜相嚴嵩未五十而致仕叔祖文節公以爭江陵相張居正不當奪情罷官而父榮祿公以文臣子孫任闔外之寄亦以身許國者也公所謂胚胎前光目濡耳染不學而能者乎又何當仁不讓而視死如歸也先是公第五弟壽崇嗣榮祿公爲江陵畱守癸未元旦賊破城畱守罵賊不屈死而幼弟壽堯南都陷以布衣從鄉老起義兵不克而死吁有以也公原配宜人劉氏繼配宜人某氏皆有婦道俱先公卒四子麟生馯更生嘉麟生劉宜人出麟生善繼公之志自逃於浮屠未嘗一日服其裝服而公從弟壽民則國破二十餘年猶能爲故國完人云故江左稱家世

忠節者常首推宣城沈氏銘曰

沈氏之先胄系神明汝南平輿厥有沈亭擐珪推組
竹邑海昏讓侯來遷爰著吳興始終江左赫奕崢嶸
文約儒俊吏瑀隱麟逮於公祖寔分於宣懷娠夢日
公寔誕焉文儒吏隱公寔兼焉更益一死節逾勁焉
維滂有言埋首陽山不愧夷齊豈愧皇天

居易堂集卷之十三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居易堂集卷十之四

誌銘

處士次其時先生暨元配徐孺人合墓誌銘
昔六國時齊有賢人時子者以著書顯於世而其後
有時農迨唐之季溥拔興彭城以滅賊功第一官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尉中書令爵封鉅鹿郡王
開藩於徐至宋而彥復以進士起家顯紹聖崇寧中
官吏部尚書而家汴焉餘或在滕陽或居沂密之間
無顯者而於吳不知其何別也吾聞明德之後其世
必昌而蓄之愈久則發之愈大吾于時氏上下幾千
年僅僅一再徵之而今益信之于次其先生矣次其

先生者名瑀字子奇亦稱次其故一時稱爲次其先生云先生故吳人其先居婁江之直塘遷於郡者三世矣祖處士君名某字質齋父文學君名際字行所力學爲名儒文行爲一時所宗授業傳經門多顯仕君雖老於諸生而師嚴道尊天爵自貴年八十餘視聽精明吳人推爲耆德長者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有成人之度不妄言笑弱冠以文章鳴一時爲諸生即食餼縣官而內行修謹尤善承親歡當文學君壽八十先生年亦四十餘矣而愉愉懌懌承順佐佑色如嬰兒以故得文學君之愛重在兩兄上伯兄早世仲兄衍性濶略不問世事先生爲之綜理中外

維匡調娛細大盡善而兄大適兄暮年而舉一女兩
男迨歿而三孤皆穉教養成就一同已子而顧復之
勤終身不倦焉即其病也亦以哭弟某之喪遂至不
起蓋先生孝友大節自其天性而又得賢配徐孺人
以爲之助故家日益殖而德業日益聞徐孺人者余
同曾祖姊也嫻靜婉嫵與先生同德尤孝事尊章閨
闈之間相莊相敬白首伉儷四十餘年無一違言甲
辰冬十月先生以疾卒孺人一慟幾殞既而時時哭
泣遂以病病一年亦卒時乙巳十一月也先生饒心
計知去取徐孺人又以勤儉佐之故析產五十畝止
以縣官廩餼師席修脯積纍滋息不十數年而殖產

碩人姓周氏隱君周虛菴名某之女爲處士朱希祖之妻而朱嘉明之母也碩人外家爲學憲沈公玉成而希祖祖諱節繇進士起家官肇慶太守碩人中外著望簪紱之遺積習詩禮幼有至性知大義爲父母所鍾愛慎于所歸年二十始媿于希祖年三十七而希祖卒稱未亾人年八十一而以壽考終蓋碩人之爲婦者十八年而爲母者四十有四年焉當其爲婦也以中落之家理已廢之業始則支徭賦之煩中則弭訟閱之阨繼則遭死喪之憂而及其爲母也始則長養于伶仃乳哺中則憂勞于婚嫁學殖終則保護於喪亂流離嗟乎碩人自歸朱氏俯仰六十二年相

夫而克成其夫教子而克就其子拓恒產復祖業皆于熒熒未亾之人而事克有終卒受成福噫亦難矣希祖元配沈氏有一子嘉運碩人撫之過已出終身無間言而碩人父母兄嫂卒俱爲之辦喪葬復撫兄之孤嫁兄之女無非碩人一身之所營而恩禮克盡焉此又丈夫之所難也乙酉之歲吳城被兵碩人家城南日憂不免期畢節園池比屋戮辱者纍纍矣而碩人家獨無恙先是有鄰人王某者與碩人家比屋謀避兵以千錢賃碩人家廡下人多怪之竟免于難及嘉明奉碩人入山王遂力請卜居其廬曰當兵阨時吾曾禱於神求示避兵所宜夢神告以朱母家兵

碩人姓周氏隱君周虛菴名某之女爲處士朱希祖之妻而朱嘉明之母也碩人外家爲學憲沈公玉成而希祖祖諱節繇進士起家官肇慶太守碩人中外著望簪紱之遺積習詩禮幼有至性知大義爲父母所鍾愛慎于所歸年二十始媿于希祖年三十七而希祖卒稱未亾人年八十一而以壽考終蓋碩人之爲婦者十八年而爲母者四十有四年焉當其爲婦也以中落之家理已廢之業始則支徭賦之煩中則弭訟聞之阨繼則遭死喪之憂而及其爲母也始則長養于伶仃乳哺中則憂勞于婚嫁學殖終則保護於喪亂流離嗟乎碩人自歸朱氏俯仰六十二年相

夫而克成其夫教子而克就其子拓恒產復祖業皆于熒熒未亾之人而事克有終卒受成福噫亦難矣希祖元配沈氏有一子嘉運碩人撫之過已出終身無間言而碩人父母兄嫂卒俱爲之辦喪葬復撫兄之孤嫁兄之女無非碩人一身之所營而恩禮克盡焉此又丈夫之所難也乙酉之歲吳城被兵碩人家城南日憂不免期畢節園池比屋戮辱者纍纍矣而碩人家獨無恙先是有鄰人王某者與碩人家比屋謀避兵以千錢賃碩人家廡下人多怪之竟免于難及嘉明奉碩人入山王遂力請卜居其廬曰當兵阨時吾曾禱於神求示避兵所宜夢神告以朱母家兵

火不入可避幸而不誣某家之得全寔母有以庇之也嗟乎碩人之德通於神明矣碩人出二子嘉明娶亦周氏嘉時早卒一女適琴川嚴氏孫一莖娶顧氏孫女二皆適士族曾孫五曾孫女一嘉明以碩人卒之歲庚戌冬啓處士之兆合葬於貞山銘曰

周本姬姓以國氏汝墳之間系家著越秦及漢典午世江左膏腴冠吳會世德綿邈閱千禩慶餘邦媛媿徽懿二十言歸遂朱媿朱亦曹胄高陽裔沛國丹陽枝葉大鄒魯流風文行備鍾祥垂裕賢孫子承承繼繼有處士處士嘉耦碩人最爲婦爲母振遺緒碩人之德永無墜篆此銘詩昭後嗣

王節婦黃碩人墓誌銘

王節婦者王歛卿名用福之妻而王明儒之母也姓黃氏父名守道兩姓之先皆以國初佐命功世食祿蘇州衛爲將軍校尉而節婦父獨好讀書爲諸生節婦生而有異秉五六歲侍其父讀書輒能記誦既長而益涉覽經史博知故事性至孝繞膝承顏曲有恩意父酷愛重之遭父母喪水漿不入口晝夜哭不絕聲蔬食三年疾病不食肉既歸歛卿爲婦則以孝其父母者孝尊章焉與歛卿恩義尤篤而歛卿病有子四歲矣病革顧四歲兒謂節婦曰吾知妻賢能無毀其志第貧甚如此四歲兒何因睨節婦節婦涕泣固

慰之遂以瞑于是節婦一慟輒絕絕良久乃蘇家既
貧甚又經死喪身外無一存於是家人必爲奪志之
議節婦聞之不勝痛哭仆地遂以死自誓而議未止
中外切切然節婦覺之哭曰吾夫死時吾與有言矣
而今完吾節不能完吾兒奈何抱兒欲俱投池中死
將入水而其兄至即投兒地上以屬兄而奮身赴池
中兄以死援之而呼告其舅且以其義烈狀遍告其
家人而異議始息時節婦年二十八歲也節婦以盛
年矢節撫四歲之孤一貧無餘而家人無明於義者
絕不能相恤又或凌虐之以故困益甚而節婦非手
自營者亦不食也嘗絕粒三日餓幾斃於家園採生

桃而食未下咽而詬誅復至節婦僅以所摘者食其
兒而已每冬以尺絮覆背遂中寒疾竟以寒疾終焉
爲可悲也蓋節婦爲所極難日瀕死以全其節以保
其孤始終十一年而十一年中以寒疾而病者復七
八年焉噫何爲而然耶節婦平生既尚節烈而尤敦
學問動以古聖賢自律亦以勗其兒故每臨大節不
難捐身以殉之而至於嚙啮橫逆之來則怡然也以
故能忍而有成卒以成四歲之孤今者矻矻自持一
分不移從明師求賢友讀書學道有稱士林伊誰爲
之吁四歲孤者王明儒也嗚呼妻之事夫猶臣之事
君也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食士之報亦可概

見矣即平時高語氣節謂不難陟西山蹈東海而一
當阨困則不能無動焉而以視節婦何如哉嗚呼聞
節婦之風亦可以少愧矣而節婦一婦人何以然銘
曰
趣一義而不貪其生將歷千年而猶生氣善養而無
餒于死故身長逝而不死嗚呼聞其風泚顏舉世將
母同

處士獻其胡君墓誌銘

君諱琛字獻其姓胡氏系出安定其先自宋紹聖中
始家於無錫至君而二十二傳班班見譜牒曾祖諱
潛官奉化令祖諱允欽贈戶部主事父諱之竑以進

士起家累官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母吳安人而君則其長子也君性恬靜謹約能勞苦終年矻矻無子弟之過且篤志古處不汲汲於勢利憲副甚器之憲副歷中外安人常家居君入則督理家政出則問省治所憲副之所以得盡心於官而無內顧之憂安人之所以獨任伏臘蒸嘗嫁女娶婦而巨細悉理勞而不瘁者君之力也君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勤勵學業屢赴京兆試期一得當至乙酉國變年三十一即棄去經生籍當是時憲副吳安人俱在堂君服勞子舍謹謹致孝養志爲樂絕不問人世事閱十二年憲副及吳安人俱謝世君居喪盡禮宗黨稱之

慎終大事殫心刻骨靡所不盡襄葬既畢而息影杜
門嘿嘿自守又十五六年遂以卒卒時年六十矣嗚
呼士生於時其才非不及今人而能割絕榮進之路
於壯盛之年迄於老死家非後門寒素而痛自刻削
節衣損食以終其身此其人非中有介然不可回者
耶初憲副公官戶部權關九江政成而關稅羨三千
金矢不入私橐而又雅不欲奏額外之稅未得所處
試以問君君應聲曰何不爲九江窮民代償租逋乎
憲副大喜稱善又安定先生文昭公瑗於錫無專祠
君建議捐資以率其族而建祠於龍山之陽嗟乎而
後知君之節衣損食非徒纖嗇已也君生平不爲介

介之色至其臨死諄諄遺言必乞余一言以爲銘餘
無所言者隱可以觀之矣君凡再娶俱先君以卒元
配孫氏河東運副衡公公之女大宗伯栢潭公之孫
積習詩禮克盡婦道尊章以下交稱其賢及卒而華
吏部鳳超先生許爲之銘先生既殉節而吾友馬國
博大林寔銘其墓國博亦高節著當世不輕推與者
則其賢可知矣繼配華氏宜春令元初公之女字少
君亦媿前德婉孌有聞人稱君再得賢婦云君生於
萬曆乙卯年六十而卒即於是歲甲寅五月與二孺
人合葬於梅里鄉張公橋之新阡君之命也五子宸
鉉宸鑑宸鑿宸鎮宸鏡俱娶聘於大族六女俱嫁字

於世胄鉉與鑑孫氏出華氏則生二女焉孫男五安
澤安瀾安淑安濂安洛孫女四幼未字君自幼至壯
克奉親之歡晚年而篤於教養子孫成立中外嶄嶄
所謂少爲賢子弟老爲賢父兄者非耶可銘也矣銘
曰

有媯之後再別於陳常儒非墨華胄彌振文恭文昭
歷漢及宋世緒熾昌今古稱頌况於三吳寔被教澤
所以子孫繩繩螭螭爰有胡君允稱令人子子斯世
雅志沉淪六十全歸歸于此土燾後胤賢無疆福祜

吳文學徐碩人合墓墓誌銘

吾甥權撰其父若母之狀拜且哭曰吾父不幸悒鬱

以死吾母又以痼疾先六年見背幸先生以吾母同
氣之戚哀而誌其墓余亦泣因語權曰昔而父手而
祖御史公行狀以乞余銘吾文未出而又來告而母
之喪亦乞余誌其懿行未幾年而又讀而父之狀也
而父雖襲累世貴胤而少儻負奇氣議論激發常
若有所不平於中者篤學奮志能文章讀書常雞鳴
未寢時尚文社友朋聲氣而父常汲汲其間自謂富
貴可立致稠人廣坐軒輊流輩酒酣以往或遂笑罵
其坐客用不諧於時噂噓日聞世變後益鬱鬱不得
意晚遭獄訟家破而長子又死吾嘗見其獨坐自語
伊鬱久之曰吾不能光益先人之業今乃并清白之

貽而棄之何至此又忼慨曰丈夫當自奮何所不可
致而乃區區概吾懷乃自笑噫爲可哀矣而母俯仰
勤瘁淹纏疾阨中猶記丙午歲春過我山居自余二
十七歲而母別去是年余四十五歲睽隔十九年乍
見幾不識面相對閔默已而相泣畱余山居幾三月
而母謂我曰自我爲吳家婦始終疾病不能相夫子
以有成且吾不能如古賢婦使夫子母嬰世事今以
齟齬破其家無可言者吾弟知我心耳言已而泣遂
別去又一年竟死君姓吳氏名昌文字修之吳江邑
諸生御史公煥之叔子也家庭孝友時人不能以怨
口掩元配徐碩人先宮詹學士文靖公之次女吾姊

也孝慈備美中外稱之盛年遘病未衰而殞中更坎
坷爲人世所鮮有余衰年多感傷展權撰狀追憶生
平泣不能已而亦未能竟敘矣家世詳御史公誌中
君年五十有七碩人年四十有八先君六年卒七子
長轍次權俱能文俱邑諸生轍早死權今以文章擅
一時庶幾其後起者耶次援次昶次果幹次揆嫡出
次法紹果幹法紹俱爲僧女三人俱適士族銘曰
士求不愧忤而阨於謠詠女子以德勝而卒困於病
天平人乎馳於康莊何躓之多庶幾後賢再啓其家

吳子墓誌銘

嗚呼自吳子歿而天下絕援溺之望余不佞無生人

之樂矣吳子天下才也天既篤生吳子而卒使之困
阨拂亂東西南北奔走以死事欲集而復壞之時欲
就而復沮之卒使之無所成立以死又何酷乎吾故
聞吳子之死爲之呼天以哭哭而不能已也將造物
者之好惡與人殊耶抑人之所謂忠與孝者固造物
者之所不欲成就耶何吳子之萬死一生困阨拂亂
而卒之無所成立而死也嗚呼吾知之矣天固有成
其事者有成其人者成其事則如豐沛之屠販南陽
之故舊附風雲而攀日月圖像耀於丹青功名垂於
竹帛者是也若成其人必困其身而後彰阨其遇而
後顯必使之無所成而成無所立而立則吾不知其

所以齟齬而感轍之者若何等也故每極人世之艱
難盡事會之險阻爲死爲生亦絀亦伸若將成而卒
廢若將立而卒隳使千古而下志士仁人讀其事聞
其風猶爲之仰首呼天椎心飲泣而不能已已而其
心之所欲爲亦足以白於千萬世與日月爭光也嗚
呼人生必如是以死必如是死而後其心之得白於
天下後世亦可悲矣夫成其事者富貴翕赫成其人
者艱貞困阨故困不極則名不彰阨不奇則心不顯
故成其事者嘗數年而功成若成其人非畢世不足
以張之是天心之所重若視開國承家定策佐命爲
尤難焉嗚呼人必如是以死必如是死而僅以白吾

心固爲不幸而吾之心亦遂洞然明白於千萬世與日月爭光則天之殫厚之又何如乎吾故於吳子之歿既痛之而又歎其未始非幸也昔忠臣烈士有嬰孤城經百戰茹草飲血彌年死守曾無虵蟄之援及城陷身死而援兵集劉越石崎嶇喪亂戮力王室忠感異類而有末波之阨祖士雅志清中原翦除荆棘將收河雒而有妖星之變此物此志也卒之吳子之生也雖瀕死竄越而窮荒遐溘苟懷忠義之心者靡不奉之以爲宗盟及其死也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而中原義士爲之起墳墓祭伏臘每臨其墓無不哭失聲者嗚呼吳子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吳子亦

可以死矣惟是余不佞八歲而識吳子與吳子爲肺
附戚稱兄弟俯仰五十年中同患難幾於駢首幸俱
無恙始終交好五十年如一日傷其心悲其遇而痛
其志之不遂而卒以死也吾又何以爲心乎吳子美
姿貌善接納顧瞻警吐令人自廢少能急人之困立
捐千金無少惜結引豪俊奔走急難若徇嗜慾以故
天下翕然宗之趨之若鶩而每當險阨出奇應變無
窮者酉戌之際江南初下勢岌岌涿州之子馮源提
督浙西駐鎮嘉興吳子與之遊相善馮某之戚董生
者即爲提督部將常調察民間亦與吳子交吳子以
意厚之嘗與抵掌言時事董生感激若以人不我知

者余同年生徐闇公負天下重望初毀家舉義兵敗
遂浮海去望益重天下爭慕之至是復浮海而來欲
於內地有所建立闇公故全髮巍然漢官威儀也既
至無所容吳子密迎之館於家中吳子家顧在城市
久之聲籍籍馮某乃遣董生來物色董生至吳子與
相見未及有言吳子握其手曰吾有一言惟子可語
欲成子忼慨之志董色動吳子曰徐闇公先生在此
若欲一見否董驚怛絕倒且驚且喜曰徐先生果在
此而吳子肯令我見之乎吳子即笑引之以見闇公
董生一見叩首泣下曰聞公名二十年今日始得見
然非吳子則吾豈得見公願效死三人即共爲盟誓

相得甚懽乃以訛言復馮某而於提督麾下撥戈船
出汎即衛闇公全髮以出復浮海而去初吳子邁吏
部公之難資籍於官凡四萬金猶在嘉興之郡庫會
世變吳子屬故舊之當事者爲之所四萬金將還歸
吳子吳子思有所建立適故鎮臣陳洪範同下江南
方用事與吳子有舊窺知吳子意即矢天自言其不
得已因以奇策語吳子吳子即以四萬金與之洪範
故唯唯適薙髮令下吳子遂舍之而去嗚呼吳子痛
吏部公之難思有以大雪之凡其所爲于三十年之
久出萬死不顧一生欲有所成立於天下而卒奔走
以死也吳子諱祖錫字佩遠自號嵇田原任吏部文

選郎諱昌時公之子而爲伯父貴州按察司按察使
諱昌期公後原籍吳江吳氏爲海內甲族自按
察公始居嘉興吳子爲嘉興邑學生娶徐氏先宮詹
學士文靖公長女而余不佞之姊也吳子季六十二
而卒吾姊年三十而卒十年前余已誌其墓五子三
女準漢復濟二女吾姊出灝一女側室 氏出銘曰
功成而天下後世見其心昭昭如日星事未立而能
使天下後世信其心凜凜乎廻天填海之精誠嗚呼
吾見其三十載之心有以大孚於四海而知千古之
無以晦其明於以見忠孝之不泯

吳子元配徐碩人墓誌銘

吳子祖錫元配徐碩人先宮詹翰林學士文靖公長女而不肖枋之長姊也枋兄弟姊妹六人皆先夫人出崇禎壬申不幸而先夫人棄諸兒姊年十四撫率弟妹恩義井井確有母道焉先公愛而尤重之年十六歸吳子吳子故尚書吏部文選郎諱昌時公長子而爲伯父貴州按察司使諱昌期公後兩房富貴赫奕家事填委待吾姊主內政吾姊一身承順兩翁間寂若無事云既而邁貴州公之喪相吳子執喪盡禮既而邁吏部公之難吳子子身北奔時禍不測家人一夕數驚兩房中外數千指吾姊一人主之卒以帖然家難未平復邁國變吳子再破其家思有所建立

吾姊怡然盡弛裝服佐之於是世難交作網羅棘棘
吳子義不顧家吾姊率家累變姓氏流離轉匿始終
禍患者七年而一病遂以不起嗚呼亦可痛矣吾姊
歿年三十吳子遂終身不再娶吳子者即海內所稱
吳佩遠者也吾姊二女四男準濩復濟吾姊之避難
也復濟猶在襁褓俱分散卒不復顧顧身撫其幼姑
攜持不離左右幼姑卒以得成立噫是豈人之所能
也枋不幸遭家坎壈姊嘗面誠枋諄諄反復言已泣
下枋心常痛之吾姊歿及今二十二年始克銘其墓

銘曰

孟妃弛裝佐赤幟平英昌言昭大義義姑棄兒不返

視嗚呼吾姊備厥懿生年三十壽萬禩

塔銘

報國大律師茂林祇和尚暨戒幢昷律師同律
師三代塔銘

般若東漸聖賢應化每於一燈之微而大發其光燄
一緒之系而大展其經綸所謂獅子獨行原無伴侶
其祛末俗之沉昏而啓羣生之正信豈細故也哉故
其始承前緒而既克熾昌以擲象神力巋然獨鎮風
雨不動安如泰山使諸方仰望隱若一敵國而風規
道範翼子詒孫炤耀寰區垂五十載有如報國大律
師茂林和尚及法子戒幢律師昷公法孫律師同公

寔未易邁也茂林和尚諱性祇別號力果茂林其字也湖郡之長興人父沈君母丘氏夢異僧請託宿遂生師師貌端嚴初能言隨誦佛號絕不茹葷數請出家父母弗許及父母辭世師年十七遂出家於邑之彌陀菴師精心課誦勤瘁十年遂奮志一出遍叅諸方首叩雲棲時雲棲法席如海而一見器師入室密示復偕至弁山圓證寺俾力修淨業隨至天台見聞谷大師聞識師於稠人之中繼受具足戒於靈谷古心大和尚及古和尚說戒玄墓命師爲闍黎古和尚於人天衆前躬率大衆命衆羅拜於師座下而後出衣付師其奉重如此時師年三十有八既受衣復詣

江右雲居山閱藏三年學充道尊而陸沉衆中又復
十年而聲光不可復掩矣於是吾吳之報國禪寺請
師住持時師年四十八爲前丁巳歲也一坐道場遂
二十年而躬行寔踐密證潛修不間晦明不踰分寸
一銖一縷一勺一粒必與衆同而談經說法標領玄
微皆第一義於是人天歡喜遠邇傾心入其門者見
金科玉條重規疊矩不約而束不厲而嚴咸謂此即
如來再臨優波離稱持戒第一亦無以踰此矣報國
歷年頽廢掬爲衰草而師既至則締構莊嚴若天成
地湧而師尤同維摩示疾之心深閱衆生之病尤注
意於醫藥湯飲又誨人不倦諄復懇勤聞者流涕則

師之生成人也爲何如哉師尊重師傳雖道法如是而猶恐失墜孜孜以後賢繼述爲亟而戒初勗公至矣勗公年已壯室心悅誠服於師故決志棄家遂入報國師一見知爲法器即與薙染師主法嚴苦學者多憚之而獨勗公以得真師爲幸師既傾心善導佛法世諦條分縷析而公亦以師之心爲心先意默體水乳融洽不特步步趨趨也自具六合宿清三業既隱然有荷擔大法之弘願而復遍歷講席廣叩禪宗始叅金粟博山復久叅三峰老人於鄧尉而慨然仍歸報國師點首曰子之復來真古人也克振前人之緒非子其誰丙子歲春三月之望師預知西歸將屆

即以僧伽黎及應器呼勗公付囑曰吾受法先師隕
越是懼今既得子可無負先仁矣遂以授之先是水
部徐公欲捨家園爲淨界以供養師未能如其請及
師示寂即奉以爲師塔院而請公主席於是檀施填
委殿閣湧現不數年儼然爲吳中巨刹名之曰戒幢
禪院緇衲奔湊一同于報國而勗公法嗣同公亦于
師主報國時禮勗公出家者也師一見亦即心許之
合掌曰智過于師始堪承受此子其庶幾焉即命贊
佐其師綱維內外其操行之清苦戒律之精嚴真無
忝乃祖乃父而勗公時時勘驗其微密處無少滲漏
遂以祖衣付之是爲戒幢之第二代也自師初主報

國以及勛公復住戒幢勛公順寂而同公繼之自前
丁巳至今癸卯俯仰四十八年滄桑變更亦云多矣
即法門異同自相胡越亦未易一二數而獨報國一
宗萬人如出一口五十年如同一日自祖而父而孫
如同一身噫是豈易言哉是豈易言哉初師將及春
而付勛公預于冬間歸脫白之彌陀菴爲講法華爲
新佛宇反爲得度師祝髮說戒以酬其初度之恩師
之篤於恩故如此故勛公滾入三峰之奧宗旨溫研
有得而還歸報國如長水璿既悟禪宗仍弘本教一
時翕然稱勛公不愧古德蓋師之篤行有以啓之也
師復往徑山掃塔而別聞大師於瓶匊臨行曰君在

青山住我向白雲歸若來蘇再當一見及示寂既將
封龕而萬衆擁泣遂至過期第三日而聞大師果至
覲面掩龕云師世壽六十八臘五十一勗公諱海勗
字戒初別號侶雲姓張氏海虞名族壽五十六臘二
十七同公諱寂同字不二壽六十二臘三十五吳之
姚氏子也蓋師付法者十幾人得度者數百人而受
戒聽法者無算而勗公同公之法嗣俱四人薙度亦
皆五十餘人而受戒聽法之多幾乎于師噫亦盛矣
哉三塔鼎峙于戒幢而來乞銘者則法裔雲章雯也
銘曰

緬維前葉律義榛蕪靈谷崛起顛墜是扶身爲一砥

手挽頽波心地根本光瑩琢磨屹然中興天下楷模
巍巍一宗子身荷之嗣法主化枝二扶疎一枝蔭吳
古佛再現爲乘願輪秉律持梵繩墨規矩森森燦燦
毘尼大法道以人弘叶天生大士幻跡吳興追滌其
先平輿沈亭鍾祥餘慶乃誕異人以拯羣溺以燭重
昏出塵奮翼翼垂天雲出入應禪迴翔宗教閱修多
羅抉探微妙又三十年心光遍炤心印古心梵網重
耀一律無餘佛口親詔弘開報國斯稱亢宗徽猷不
墜金玉其躬克明師匠靈谷宗風我荷斯道聿求人
龍我得真子以續慧命青陽苗裔出於弓正既現法
身佛光彪炳南詢百城歷叅廣印一扣禪宗再探玄

論仍主毘尼總持法柄我有聞孫出自有媯稚稱應
真少戀庭闈甫及離塵佛日增輝堅秉木人般若範
圍去來脩然三世同歸昔有奈園今爲寶所聿宰堵
波彪從律虎鼎峙成六舍利斯妥寶網香幢孫謀祖
武浩劫不磨天龍呵護一碣常垂竺墳圖譜我有銘
章如虹之吐瞻之仰之於焉終古

穹窿擴南宏大師塔銘

竺乾之法滅妄爲宗而像教衰遲風流日替方袍圓
頂之徒役志於名聞利養無其寔而希有其名不修
其業而思踞其位者比比矣其有既遵覺塗洪探法
海徽猷不愧師賢一時推爲龍象而退然隱處剗跡

銷光而其聲仍不可掩身愈退而道愈高足以爲末
法鍼砭者當世有一人焉則曰穹窿擴南宏大師也
師揚之通州人族姓吳氏父守之母顧法字月華素
好善既懷娠夢一僧龐眉皓然入其寢室叱之弗去
次日遂誕師師生而嶷重端偉甫六歲即有出塵之
思志慕禪悅其所嬉戲皆佛事也父母異之不欲拂
其志九歲遂出家于州之西寺爲月洲師弟子寺故
以法事應世俗之請吹螺唱唄日紛如也師年雖穉
而厠跡其間鬱鬱不得志師慨然曰吾聞如來大法
將以明心性出生死顧爾作劇耶吾其行矣時三峰
老人主蘇州虞山之三峰法席聲聞遐播師遂決計

渡海徑入三峰時年僅十九耳老人一見師器之遂
令侍巾瓶依左右師服勤執事惟謹凡朝夕之所諮
叩出入之所見聞砭肌薰心如奉龜鑑如是三年遂
有省老人益偉之因與授具足戒爲大僧以師之泛
海而南乃字之曰擴南名曰能宏蓋懸記其擴宏吾
道於南也而師年廿三矣時少室一燈浸微綿綿延
延其系如綫老人奮於百世之下誓起濟上之宗而
昌大之故凡陶鑄學者不特親證之一室亦必令徧
叅海內善知識以廣覺源曰佛法大矣彼此一也但
得真子足起吾宗於是師復徧叅博山雲門金粟諸
大老咸得法乳而復歸三峰焉及老人開法安隱立

爲綱維之職繼主北寺淨慈真如之席師無不贊從者既入萬峰主聖恩師復歷任兩序事遂立爲監院時叢林初復庶事草創任院事者尤爲艱劇師精心鉅力隨事周旋而淬礪道法于塵勞鞅掌之中維持慧命於風雨桑土之際老人歎曰楊岐再來也於是緇素皈仰遠近傾心咸謂萬峰會下之得人可卜其法席之熾昌於無窮矣後大司農宮保張公有譽追頌師曰綱維一衆如石霜之會監院軌範叢林如雲巖之份闡黎諸方皆以爲無諛辭其爲當世耆宿之所推重如此師既於佛法深有所契入屢爲老人之所顧念欲以西來心印付之爲記蒞者屢矣而師堅

不肯受暨老人示寂遂決計退隱穹窿有皇駕菴澗
居塢中竹樹環匝泉石澗靚入其中者自知爲仙靈
之所窟宅應真之所遊戲也山故雄峻幽邃師顧而
樂之時因了閑上人及檀信李居士之請遂移瓶錫
居焉師雖退跡澗居而道風德範播于叢林人爭延
致於是平望之通濟菴復請主席平望爲吳越之衝
通濟以飯衆爲事而師之受事適當崇禎庚辛之歲
歲大禋道瑾蔽野名山大刹不能宿飽而師發廣大
願誓濟生死凡縑素來者咸畱宿食不以日限其饑
踣于路者則四出徒衆收瘞水陸以千計焉而儲力
裕如也既復歸穹窿而學徒日衆草菴數楹無所容

止師顧其弟子曰佛說尊那經甚深微妙功德七種
而建立精舍寔居第二吾其敢忽諸乎亦惟吾力之
視耳于是鳩工經始盡撤其舊而新之而煥然寶所
不日而成而緇流相依嘗餘千指老叅宿德樂幽耽
寂久者嘗一二十年餘亦不下數載人尤景師之德
量也穹窿故在鄧尉靈巖之間東西相望各十餘里
靈巖和尚既住靈巖則過從于菴尤數愛其地幽勝
曰此黃龍別業也因更其名曰積翠而亦以師之德
足配古南公也靈巖道法尊重海內宗仰其于古人
猶未俯首而每見師必爲師禮足云乙巳之秋師年
七十一時名藍大老問訊供養江浙之間奔走香幣

無虛日至冬而示疾罄其瓶鉢散之四衆遺言諄諄以道法厲其後人歡喜而逝時即乙巳之十月也其徒遵師命覆仰二岳以奉師之全身閱三年歲戊申即建塔于菴之左坎山以瘞焉師生於萬曆丙申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二緇素皈依稱弟子者無算薙度弟子一百若干人而指淵某公明初某公若而人則上首也師長八尺餘言貌伉朗風骨高峻見者望而敬之而其接納後學愛好人倫則慈藹懇惻惟恐或失焉余亂後隱居避世自全師嘗招余寄跡其精藍中去住者幾閱月而師不令俗人知每宵旦語言從容寢食察師之潛修密行真有古德之所少者非人

之所得而知也故其聲光所及迥異等倫而諸方望之亦如泰山北斗不啻隱若一敵國也上首某公某公以師之與余善故爲師來請塔上之銘焉銘曰

博綜三乘之奧馳康莊也親入三峰之室憩津梁也不分一燈之燄韜其光也不競一薪之傳峻其防也不踞寶華王座爲衰季之藥王也身心塵刹現景仰之祥也何斥魔外掃慧孛之芒也伊蒲盛饌無嗟來之傷也齒豁齋靈有澤枯之慶也積翠十笏之地蓮花邦也觀樹三楹之室選佛場也淨界莊嚴爲寶坊也道風高峻爲雪牀也琅函寶笈披縹緗也魚梵鯨鐘鳴鏗鏘也松杉重重豎法幢也風泉灑灑駛惠航

也青山迴合啓玄堂也白雲去來師徜徉也於是而
書無字之碑流百世之芳也合無縫之埵固千秋之
藏也

居易堂集卷之十四終

山清山與冷松在堂也白雲去來隨山轉也冷風也

居易堂集卷之十五

塔銘

獅林廣運大師智公塔銘

法華經王方便教詔至童子戲聚沙爲掄皆成佛道而後世沙門闡士或國王大臣竭帑藏之儲殫生民之力以經營塔廟而斥爲人天小果非無上菩提凡屬有爲皆第二義何也心有所著也彼童子聚沙復何著哉有著則染染則不淨爲力愈勞去佛愈遠矣故有國王大臣沙門闡士竭儲殫力巧取釣奇累歲經年人窮物瘁而事難卒成功未易濟其理然也若真常不動迴脫根塵則一心所之無不如意蓋寶華

莊嚴毘盧樓閣吾心自有不假外求出其故藏以示
於世亦何難湧殿飛樓隨地而現琳宮寶所不日而
成哉此無他得其無爲而有爲者應之則幻化塵勞
皆爲寔際虛空世相盡是真如此華嚴四種法界而
理事無礙乃在第三梵天七種福德而興立佛圖寔
居第一也噫亦難言之矣不謂當吾世而復見廣運
大師其人也崇禎之末師猶未薙染現居士身來遊
吳門以吳門爲佛法淵藪決意棲泊止於城東古獅
子林寺獅子林亦名菩提正宗故天如則禪師道場
寺雖廢中有林石陂池之勝而師一心求道盡屏外
緣足不窺園目不交睫以披誦如來修多羅藏及毘

尼藏阿毘曇藏始終三年無不週遍淪肌砭骨以寢
食周旋於古佛聖僧之中於是而圓融性相默契真
乘觸處隨心無非佛事矣既而歎曰世風日替象教
晚秋非假見聞不足以起正信非耀耳目不足以攝
身心吾既精心於藏海不當構傑閣以奉之乎乃兵
燹充斥之後瘡痍未復之秋而師鳩工經始毅然不
迴不募檀資不假外護匠心獨運規畫經營而十方
皈依四衆信向如鳥投林如川赴海一銖一縷之積
一工一藝之良遠邇咸臻無不喜捨用是而寶閣不
日成矣未幾而大雄氏之殿復成矣皆以香柏爲梁
棟而範銅爲瓦以覆之金碧輝耀概日干雲締構精

堅規制殊特不僅冠於三吳寔五山十刹之所未有也功費萬計成於一人而韋布依然猶未脫白噫不更異哉及鉅工方畢而功成不居蕭然退處於寂寞之濱山巔水涯隨意棲宿此尤人之所難求之古德亦所罕見嗟乎吾之所謂無著者不於其成之之難而去之之甚易見之乎有張居士者同願宣勞而死於其事師悽然傷之且師自戊子歲經始殿閣一時披荆榛闢瓦礫相從於風雨桑土中者甚衆逾涉歲紀後先物故師歎曰此吾一會中人吾適後死吾其可無芘其遺骸乎吾當選勝地爲張居士建塔而以衆從之會崑山顧文康公後人以石刻楞嚴經歸

師師於是創楞嚴壇於吳縣鳳凰山之麓以奉石經而即建塔於壇之旁其莊嚴妙麗亦甲於諸蘭若方以次興構而師厭世矣時乙巳歲之七月也師生於萬曆壬子世壽五十四臘僅五然師自有生以後般若外不知有他事故幼不茹葷血不婚不宦其所見所聞無非此也少而叅禮諸方遍歷名藍先入閩中上浣山香林和尚道場隨至滇之鷄足山及入吳大有所爲而遂終於吳焉先是於崇禎庚辰歲皈依三重律師受菩薩戒又十三年而鬻度法名法智廣運其字也師浙之紹興會稽人族姓陳氏名大賢即吳門縉素飯仰而賢士大夫所亟稱之陳居士日新云

張居士吾郡崑山人名士延字仲明同師首事故牽
聯得書師律身精嚴與衆誠信而神氣閒澹進退自
如每鉅工大役一身肩之不動聲色而衆力所趨不
言而信不約而嚴故其所成就奇偉如此示寂後三
年歲戊申其弟子法慧法泰法希等於楞嚴壇左建
塔以瘞師之全身而來請銘焉昔佛滅度波羅奈王
用七寶造塔藏佛舍利爲作銘記此自西竺之垂範
也今師種種功行有合佛制是固身宜入塔而塔宜
爲銘銘曰

睦州尊宿再乘願輪幼耽白業夙誦玄文百億字句
恒沙微塵字櫛句比心開目明神識涵濡髮膚漸淪

慧燈長炳心薌時薰如是三年觸皆佛事目可得聞
身可得視乃感天宮下移人世寶閣弘開琅函斯秘
藏教如海不立文字如斯有爲爲第一義神力擲象
定見移山視師所構如折枝焉理事無礙圓明現前
行滿功成然後薙落如盧行者仰視不忤夏臘無多
頓超正覺時節既至灑然西遊偶爾應化如水浮漚
何去何來法峙聲流去亦非無來亦非有真常獨存
浩劫曷朽復何一辭以昭厥後乃倣佛制爲宰堵波
乃鐫貞珉函舍利羅斯石可爛斯銘不磨

五牧德慶瑒和尚塔銘

師名良瑒字劭圓靈巖退翁儲和尚嗣也師從三峰

老人薙染隨受具足戒爲大僧鄧尉剖師靈巖退翁
皆三峰真子故師輔佐兩山勲德最盛初掩關鄧尉
桴然一室數年不與世接及一出而熾然建立無廢
不舉兩山樓閣莊嚴金碧晶耀儼若兜率天宮下移
人世者師之功也既謝諸事與退翁和尚機緣契合
如水乳退翁以西來心印付之既受記蒞遂出世於
毘陵之五牧德慶禪院德慶三峰老人脫白之所也
師毅然繼席諸方推重既復謝德慶事歸而往來兩
山間或暫憩諸招提隨時久近絕無定跡如是十年
人或叩之師輒微笑不應戊申冬示微疾輒坐筍輦
遍別其師若友曰吾將逝矣因輿至金山之懷敬菴

語其僧尚珠曰子當嗣我尚珠亦靈巖學人侍退翁
最久者也師既以法付囑而病亦增劇退翁特過金
山視師病因陞座爲師與尚珠證明授受師危坐榻
上伺退翁下座側耳曰願聞法語退翁以語之語既
畢師泊然脫去尚珠遂嗣其法時戊申十二月廿五
日自師輿至金山止十有三日也嗟乎人生自負其
才必欲一用其所有餘及用之既遂氣滿志得而僨
於不知止者多矣若順風揚帆於江河方甚酣適而
能屹然以止者其必有過人者也當師之興建於兩
山也信施填委如水湧坌集鉅功大役指顧而成出
入金錢皆累以千萬計而師能一旦謝事蕭然絕塵

獨行獨止逾涉十年無立錫之地噫古德高風何以
過之宜其於生死之際灑然如脫敝屣也師生平敦
孝友尚節概於五牧善堆山米大師於吳門善秦餘
山人與兩人氣誼終身無間往還書問詩偈甚多米
大師者故開封太守薛寀而秦餘山人則舊孝廉徐
枋皆避世者也師族姓董氏浙之桐鄉人於鄧尉名
濟琚嗣法靈巖改今名有五牧德慶語錄一卷五牧
頌古一卷省墓詩一卷隴雲集一卷行于世銘曰
寶華莊嚴徧虛空隨心湧出諸佛刹一一樓閣皆現
前如是功德世希有從無入有有亦空從空證入一
實境觸處真如盡呈露森羅萬象皆說法諸佛菩薩

爲證明此是毘盧真法界師既了此大因緣現在靈
山爲授記一彈指頃歸太虛何去何來復何著空中
忽現宰堵波全身躍入無壞者如夢如電如是觀究
竟吾師常自在

法林水觀禪師航公塔銘

師諱照航字水觀吳郡吳人也族姓郁父名槐母黃
氏信善之家故篤生師師幼而喜清淨不好塵俗年
十九遂決志捨族出家禮一雲山仰天塢之日觀菴
體空師得薙染壬戌歲始來居陽山西之法林菴菴
濱太湖去金墅鎮僅三里地僻甚屋止三楹逼仄荒
陋人所不堪師獨以爲避塵俗謝喧囂無宜於此遂

決意居焉而專心本分事一住六年未嘗少有攀緣
遠近益信之歲丁卯遂渡海至普陀之茶山慧濟菴
禮示權律師受具足戒爲大僧歸而叅叩諸方卒依
天童密雲老和尚有省復還吳居菴中生平爲人無
少文飾衣一衲飯一盂人與之言佛法則應言世諦
則不應持誦不輟口人初怪之既而綿歷歲紀先後
如一日於是人爭信仰焉法林地最僻人跡稀少居
民樸野偶相聚則量晴較雨年穀外無他言自師之
居菴中晨鐘夕梵精嚴純一人漸皈信或更具信心
來叩問者師輒疊疊與言西方聖人之說日久風馳
不特遍其村落四遠數十里間無不宗仰而法林之

佛事益興有迴塵師者名普淨族姓許氏即土人也亦起田間因皈信師心悅誠服遂棄其家室而從師爲僧初師單丁獨居仰食村落及迴塵至則竭力經營開拓土田葺治屋宇莊嚴像設遠邇協助衆力咸臻雲水往來皆得飽滿於是荒野僻壤蔚然如名藍食指三百以爲常淨公之下則有通瑩通定通慧通惠通徹若而人而通瑩尤賢今乞余文以銘師塔者則通瑩也法林初止十笏之地三楹之屋師亦孑爾單丁歲月無多而森然有成則迴塵淨公之力居多其賢而能繼志孜孜欲大其前人之緒者則通瑩也師十九歲而出家又十一年而住此菴又六年而得

戒又四十五年而辭世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臨終跏趺說偈泊然而逝瞻禮者益增其信心即葬於菴之西爲長洲縣四都彭華鄉師所卜也淨公先師二年示寂亦葬於塔旁皆通瑩所營也通瑩字凌雪於荒歲能襄大事蓋不可及云因應其請爲之銘曰大雄設教惟貴一誠惟誠能立衆善之因一切有爲皆從此起玉殿瓊樓天厨甘旨食息如歸禪悅法喜并誠不立并善不名成性存存豁然天真還歸本來師復何心師今何在有宰堵波聿有文孫乞言於吾千秋長往吾言不磨

再生道人塔銘

再生道人者世吳人姓張氏名舜臣即吳中所稱張
默全先生者也晚得浮屠法接濟上之宗少時曾病
死浹日而蘇因自稱再生道人及卒而塋豎塔其上
表得法也道人美風度善談笑耳聾然性機警見人
有言以意接之輒無謬若盡力與語則終不聞及與
宗門尊宿叅叩往復機鋒捷出無少滯一時禪士俱
遜之以故得記莈於某禪師也世業醫至道人而業
益大振其用藥療病不循古方不拘常法隨意所及
病者輒愈且預決人生死及婦孕之爲男爲女輒驗
傾動一時遠近若鶩以其得法也家設南面之座每
早起道人方袍寬博幅巾拄杖而出則就醫者自門

至堂常滿道人踞坐南面傍設一匡牀惟診脉者侍坐以次診畢則與藥詼諧揮擢給散如飛道人出入公府道裝長揖上坐不少屈有今大吏督撫某者母危病諸醫束手道人一藥而愈某故孝贈遺不訾臨出復令其侍姬以大珠一綴道人冠道人故滑稽即常冠之旁若無人也道人以業大售家擁萬金以數千金置吳中甲第奉母與其弟同居性至孝友於其弟平時極甘旨而每旦復以所進藥資第一緘不問少多以奉其母其弟多子女長養教訓以及嫁娶以至家常囊篋瑣細饗飧朝夕食指餘百無一非道人任其弟若無預者而道人故一身也初道人有室某

氏無出不得於姑道人知其無罪然恐失母歡道人
有友讀書厲行而貧不能娶道人數周其乏至是遂
遣其室歸之年六十道益行其門如市道人慨然曰
吾當隱矣遂以其業及數千金甲第盡委之於其弟
道人子身惟攜一豎仗笠蕭然假居寒山僧舍遂以
是終焉陳雨泉先生曰吳爲三讓之後而民鮮懿親
莫知其然余讀其言而尤悲之以觀於道人何如也
是宜銘銘曰

道人遺言火浴而灰骨於水家人不忍全身歸土而
卵石是壘嗚呼還歸太虛何此何彼其人往矣而聲
施甚偉我銘以彰儒行之醇懿而塔以表宗門之魁

磊

頤浩子山和尚壽塔銘

師諱行如字子山自號橐菴吳郡貞豐里人也其先
爲粵人族姓黃母徐有孫氏從母者無子襍抱師爲
子而恩勤顧復無異所生少長就學衣食修脯皆仰
於針紉師少八歲母病且篤泣語師曰我死若慎勿
更我姓遂死師遂稱徐氏痛念母恩同於罔極日夜
思所以報惘惘不知所出如是九年值村坊演劇見
目健連事師時年十七慨然曰吾欲報母何讓佛祖
遂棄所聘室不婚而逃首至金澤之頤浩寺乞出家
不納轉之真寂寺時聞谷長老適至見師而偉之屬

寺衆曰此小子非常人幸善護視之未幾而師之族物色師且至師復避之報恩時有所謂某和尚者以念佛爲宗以施茶葉爲功行一時稱其神異奔走若狂至以香供爨不啻史冊所傳豪家之以蠟代薪也其盛如此而師一見夷然不屑長揖而出展轉至堯峰之興福寺禮西脉師服勞受業三年得薙染夾山林鼻和尚亦出堯峰還山掃塔見師異之師晨夕咨叩益正信向上事矣時師年甚少而器度不恒有練川胥氏者一見傾心請歲以二十金爲常供師固不肯受辭之不得因復棄而逃之夾山時附夜航腥穢雜糞師三日不霑粒米及還堯峰遂上徑山從若菴

律師受具足戒爲大僧時師年二十二蓋己卯歲也
及歸復詣夾山叩竹林林命叅話頭忽聞鐘聲有省
機鋒捷出不可遏林命師往叅南澗老人南澗門庭
孤峻不可攀躋師至澗問話師屢下語不契輒被麾
斥師纔出至殿門忽然通身汗下洞徹玄旨亟入方
丈纔揭簾澗以手約住云不是不是師喝云這老漢
又來相瞞那從今以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且過一
邊於是迅機若神如箭鏃相拄間不容髮自此執事
左右凡八載直至記蒞歲在戊子師年三十一耳已
丑師辭南澗老人老人以送歸頤浩法語懸記之過
仰塔塔主遺師以達大師一衲畱住三年癸巳吳中

檀護欲延師主堯峰師不允而結茆於吳山之畫眉
泉泉在石罅中人跡罕到師喜其僻手披荆榛闢砂
礫以締數楹復住吳山之廣福寺渡湖登東山訪所
謂九寺十三菴者知華嚴爲首寺而廢不可支師淡
傷之華嚴山主劉氏固請師主席三年未許適山中
之人有欲尼師者師恐祖庭漸爲豪右所湮遂幡然
受請既至而構新殿闢禪堂啓三門創傑閣熾然建
立偉績方興而前之尼師者迄不能忍以橫逆加師
師曳杖偃行無少濡滯一時檀護欲爲師申理師笑
而謝之復歸眉泉而頤浩之請至矣師欣然應之杖
策一至而百廢具舉復僧田葺複殿樹榆夾路繚以

週垣主席纔六年而締構莊嚴信施臻集正未有艾
師今年六十餘矣所至翕然皈仰蓋繇其一誠所孚
無少緣飾也性和易近人不念舊惡而介然之守確
不可奪道法倚以爲重云師之在南澗也往省林老
人老人諄諄囑累師悉遵之後示寂師爲請南澗至
竹林經理其後事龍象蹴蹋食指萬餘時稱鼎盛蓋
網維細大皆師一身任之既十週師復辦辦香重趺
五百里以供其塏適蘧夫和尚至師普說白衆推之
繼席竹林無後而有後師之力也其篤於恩故又如
此初師圓戒徑山祇樹一夕放大光明有黑白二虎
蹲於門又萬金鐘不叩自鳴一時稱爲三瑞吁亦異

矣師既營壽藏於睂泉而乞余言以銘之銘曰
藏有塔塔有銘佛遺制也末法浸失其傳等諛墓也
舉以似師師所唾也師行同於古佛誦無二也宰爾
壽藏芟卮辭碑無字也我銘以貞之一言可以百世
也

碑銘

萬峰聖恩禪寺重建大法堂碑

三界導師設教閱勝弘開覺路啟迪羣迷因事隨時
方便教詔或熾然建立形歸成壞而攝入如幻三昧
以祛妄趨真其致一也所以憫凡夫之貪著則樹下
一宿折昏塗之我慢則尊崇塔廟入不二門理事無

礙此之謂矣而後世耽苦空者不知破衆生之慳而
啟愚氓之信嗜有爲者則日逐逐於人天小果而不
知爲有漏之因二者交病焉惟古佛再乘願輪而來
則真如世相互攝交融有爲無爲皆第一義故雖經
營締構不屬塵勞丹牖墜茨皆成般若而非凡情之
所能測也法運晚秋迷情膠結沉淪黑業未有出期
苟無以聳觀聽而攝身心則何以祛昏蒙而啟正信
故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勝蓮華世界侈琳宮寶
地之嚴蓋繇敬生信繇信生悟此樓閣塔廟之所係
於象教者極重也昔周穆王築中天之臺以奉化人
漢明帝立精舍於雒城西門以居摩騰吳大帝赤烏

中感舍利之異始大營浮圖以居康居僧會而晉宋
之時佛圖即有講堂及達摩西來直指人心拈花一
宗盛唱東土始分創禪院而法堂之立從可知矣自
是世奉代嚴歲增月益而叢林巨刹遍滿寰區湧殿
飛樓克溢塵界而名山勝地尤無不開法王之席者
如吾吳鄧尉山萬峰聖恩禪寺亦其最著者也山距
吳城西七十餘里其岡巒層複嶺岫縈紆五湖涵漾
其前二堰環帶其後山水交映泉石含暉草木菁華
煙雲明媚而龍翔鳳翥之奇象迴虎踞之蹟爲障爲
屏若几若案此固吳山之最濶而亦最奇者也既逾
重巒複嶺迴溪曲澗而豁然天開雄踞湖上左右翊

衛前後承趨氣象非常形勢殊特而聖恩大刹巍然
寔踞其中焉寺之經始寔於元季萬峰祖師有葺路
藍萑之勤開人天龍象之窟地靈人傑再世益隆龍
光昭回奎章赫奕寵錫薦加寺以增重然建立一時
規制雖備而歷年三百傾廢爲多故昔之金輝碧明
大都涼煙衰草而昔之香林寶所半爲酒坵歌臺今
昔廢興爲可感也於是三峰漢老人賁至而再興之
而今剖師大和尚繼住而法席愈盛天龍雜遝緇素
奔趨海湧雲臻川流坌集於是撤舊更新興墜起廢
時像設之妙麗樓閣之崢嶸有若天成有同地湧
不特盡還舊觀亦且什伯往蹟入其門者如踐天宮

如遊化城寶華莊嚴毘盧樓閣無以加矣而大法堂
之復建則於戊子春焉蓋其時諸廢具舉而法堂未
立師慨然曰續佛慧命在於敷宣大法而一時會下
嘗逾萬指苟椎拂所至而無以大容之則何以展龍
象之蹴躅而聆獅王之哮吼乎乃與上首濟琚庀材
鳩工壘基構室而檀施翕集畚鍤填委不日而大厦
成矣凡爲巨屋五楹間橫袤百餘尺崇三進五澗峙
宜稱而觚楞騫飛棟宇雄邃層椽蜚栱聯薨櫛甍地
據殊勝形稱最高於是日月經於上楹山河拱其洞
戶闕敞巨麗寔爲大觀直是兜率現彈指之間不特
東林有神運之殿也所以一登斯堂纔據高座而五

湖湖泮儼若朝宗萬峰環立若爲拱聽將使滴水還源頑石點頭又豈止化導法筵之四衆覺悟含識之羣生哉營建之功於斯極矣吾聞尊那經云無盡功德七種而建立精舍寔居第二而福田經則又以興立佛圖僧房爲梵天七種福德之第一何也噫吾知之矣但崇像設僅芘雨風而木石不通其性靈禽魚無馘於鍾鼓則雖高閣廣廈概日干雲窮金碧之妍極侖奩之美而事止有爲寔第二義若獅絃於此而再振毒鼓於此而大鳴龍神於此而聽法天魔於此而摧鋒大機大用於此而闡其全爲寔爲權於此而克其際則如虎之負嵎而威獰倍增如龍之得雲而

神通愈大則其有關於明心之大法如來之慧命爲
何如哉故雖人天有漏之因即是無上菩提之道矣
此福田經之所以稱爲梵天福德之第一而有進於
尊那之所云也因合掌稽首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有一大士說法如雷霆電交飛風濤并來鼓盪萬彙
聲施九垓震聳起蟄地劃天開遂破陰凝雲漢昭回
神功一寂雷安在哉惟此大士說法如雨或灑稠林
或膏瘠土潤徧莖根澤周天宇福蘖慧芽瞬花息藥
會襲珠衣頓森玉塵究竟千言寔無一語所以聽法
其衆如林瓊株駢條玉樹千尋蔭芘大千蔚蔚森森
所以法席其廣如海珊瑚干網珠璣百琲鯤鯨游泳

島嶼塊壘沐日浴月坤函乾宰滄海雖廣函蓋容之
鄧林雖稠巨野載之詎此大衆雨立風披乃購異材
乃集工師豫章層構貞珉銜基虹梁蜺棟雨楠星棖
魚鱗萬甍龍首千栴八窗璫瓏修廊逶迤萬頃爲沼
層崖作梯香臺雲矗寶級天躋峰巒扶伏星漢低垂
前頰巨浸後倚崇巖暑來西爽寒襲東曦山河萃美
風氣罄宜既成斯堂以容法侶人天龍鬼爰萃爰止
半偈敷宣四衆歡喜天樂要眇雨花繽紛香煙沓霧
花氣蒸雲道風漸被芳聲普聞我聞洪名上弘下壁
古佛現身如來寶積大定魏山精心慧日再乘願輪
寔據此室輔作之者亦大比丘名曰濟琚勤舊無儔

兩山受記五牧重遊囑累吾文以標禪窟譬如有人
因指見月我一豪端湧現閎闊永無壞者在此銘碣
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下有其志未立而
克成其行者乎司馬氏曰爲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春
秋吾讀史而時見有其人者性至孝奉養克盡居喪
過禮柴毀骨立而一失其身後世之言孝者莫稱焉
吾每讀其事而未嘗不爲之流涕也雖然通乎孝經
之所以爲孝者數世而一見而通乎春秋之所以爲
孝者則非數世而一見者也夫人秉五常以生而性
本善又何以孝之難言如是乎吾見古今人營營而

失其道者皆可悲也南嶽禪師儲和尚揚州李氏子
早歲出家受記於三峰藏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
說法滿天下而今年踰六十矣自遭世變二十餘年
余竊見其俯仰身世一言一動若有所濳隱而不能
釋者而身之所至必載其兩尊人木主以行香晨燈
夕無異定省嘗爲余言其兩尊人之賢而報慈自序
曰甲申三月之變尊甫貽書曰吾始祖臯陶爲理官
子孫因氏理亦稱李後遂單稱李氏今逆賊犯闕先
皇帝死社稷而賊亦李氏吾忍與弑君大惡同姓乎
吾子孫當復古姓爲理氏嗟乎此師之所以能盡其
孝者乎師年六十餘矣出世四十餘年而明發之不

忘優乎其若見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而師平時所
縷舉其先人之德行不可以更僕數也而今獨揭此
一言以昭示萬世非春秋之志乎師既得其志矣所
以能成其行者也佛之生先孔子四百有餘歲其大
報恩經所說人子之當孝於父母及人子之所不能
報於父母者有非孝經之所能盡也而後世不察以
爲孝於親乃聖人之道而不知佛已先言之於四百
年之前矣故後之人惟能率聖人之孝者方克荷佛
之道者也鐔津明教嵩禪師深知之爲著原教篇及
孝論甚備有非後儒之所能言者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而佛與聖人之孝千百世而下惟鐔津爲能言之

而師爲能行之鐔津亦李氏子吁亦異矣雖然鐔津
原教之書孝經之行也而師報慈之一言則春秋之
志也得春秋之志矣而有不能率孝經之行者乎吾
故以爲非數世而一見者也師立塔院於吾吳堯峰
之巔而別構室三楹以奉其兩尊人木主顏曰報慈
之室而屬余爲之記兩尊人者揚州李孝敏先生諱
嘉兆暨靜儀高孺人也余自悲學聖人而不能報吾
親以有愧于師也因揮涕而書之銘曰

李氏之先爲虞士師彼猾彼奸大刑以隨惟此大義
春秋所資曰惟春秋聖人之志尊攘是司亂賊是懼
千載而下斯義隕墜有一長者士師苗裔凜凜綱常

赫赫名義易李爲理一言萬世惟孝與忠誕生大士
揭此一言日月昭示昊天夢夢以醒昏醉江河滔滔
以作砥柱志既立矣行亦克成世出世間寔惟斯人
終身之慕古罕其倫迦文報恩嵩書原教彼千萬言
於以教孝大士躬行一言爲報我荷斯道回向大雄
說法忉利寔啟其宗爲行爲志後聖所同北斗告成
西狩絕筆二義克兼始盡子職以茲報慈允答罔極
巖巖堯峰翼翼廟祐有屋三楹報慈之室爲刻此銘
萬世是則

法林菴迥塵淨公道行碑

時將末法像教日衰桑門之徒無異塵俗非役志於

名聞利養則墜入於貢高我慢求其精修梵行不聞
隱微勞苦辛勤以供徒侶沒齒無倦數十年僅若晨
昏一縷不私此身外并無餅鉢曠觀斯世寔鮮其人
茲法林菴迥塵大師者起自田間來歸法苑奮身衛
衆性所安焉盡瘁無辭死而後已栽田博飯供四衆
之往來力穡有秋萃三時之勤動酷夏暑雨則受淋
漓炙暴之災歲暮冰霜則受慄慄瘴龜之苦起必先
衆而起息必後衆而息食必衆之所賸事必衆之所
難焦心勞思竭力殫悴以拓常住之業以供荷道之
衆初迥公本師之住此菴也屋則一椽人則單丁師
既脫白於此以精修而克倡於是徒侶日增佛宇日

葺堂廡庖湍輪奐聿新梵唄鍾魚晨夕互答偶一入室儼然名藍仰師之功食師之德與歲俱永爲時未央乃於己酉之秋忽然示疾而逝衆恐不能表師之德概且無以志衆之哀思於是秦餘山人徐枋合掌趺坐而說偈言

迥塵大闡士法名普維淨大弘彼願力爲法轉食輪勤身衛四衆力田供三寶溪畔復易耨胼手更胠足三百又六十無一息安養如是三十年勤動如一日歲歲大有秋香積溢穗穰雲水及常住赴之水歸壑玉粒盛霜鎡來者皆飽滿衆心生歡喜齊聲彌陀佛聲徹梵天界功德等河沙以此最勝因得成無上道

昔無相居士結跏作伽陀勤修喻治田菩提譬嘉禾
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受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耘耔
智慧爲雨露種之自然生我今說偈言治田即修証
堤防峻道範耙梳淨戒體灌溉滋福德收穫爲証果
一粒即真性無滅亦無生我有萬古田常稔而無瘠
我與居士說異口寔同吻唱和如螺唄是二還是一
迥塵大功德如是復如是而今往西方隻履忽歸去
法侶及眷屬涕淚而悲泣我今爲彼言以解衆悲故
功德苟及人來去無差別身逝道自存萬劫常不壞

雜文

書成告家廟文

維年月日孝男枋敢昭告於顯考詹事府協理府事
兼翰林院學士勿齋府君曰枋幼承庭訓長克志學
兀兀孜孜罔敢荒怠雖謏劣無中材之姿而義方同
聖功之養顧初專帖括罕習成書繼慕兼通旋遭禍
亂家哀國恤萃於一身失墜荒迷寃哉酷矣乙酉之
禍府君執枋手而泣曰吾固不可不死若即長爲農
夫以沒世可以無憾而枋不自揆量誓必從死雖志
操不薄而前言不讐然面目覷然而辱親是懼既不
忍汶汶以入俗又豈容嘿嘿以苟生遂思託之空言
明其風素原本家學稍立綱維於是三虞讀禮之餘
小祥卒哭之後陳篋數十伏讀遺書雖才匪三長而

有心史學專精竭志極討窮搜疾病間臨外患時至而素業弗輟修輯罔移踰涉十年二書竣役一曰廿一史文彙所以記言也一曰通鑑紀事類聚所以記事也文彙卷軸浩繁尚稽繕寫紀事經營卒業裝帙已成其爲書人以事分事因類聚凡分爲若干事聚爲若干部共成若干卷又以愚瞽之見竊志妄言部系以敘事系以論凡爲敘若干篇論若干篇小論若干首其間成敗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數櫛比字句較晰豪釐雖未成一家之言或不無干慮之得因思古人成書遭逢盛世莫不獻之當宁藏之天府而枋生當亂離淪身荒野見天無日茲事未期故雖列之

几筵告之家廟披陳款悽一寫悲哀雖學術荒疏致
譏妄作然或褒貶是非規條品目無畔春秋之大義
有裨先正之成書則願府君默啟其聰陰相厥事使
枋所有志而未逮者次第得以告成焉則枋雖苟延
視息於一時庶幾稍塞釁責於後世矣昔馬遷成書
流連於太史之顧命思廉作史慷慨於吏部之遺言
夫惟有哀思慘怛之心斯爲述作論著之本事根忠
孝夫豈徒然昔賢著書有繇來矣枋雖才愧古人而
悲淡二子偷生自悼乃營是書而歲月推遷遂踰十
載音塵愈杳而成業無多撫序增悲摧心欲絕枋不
勝哀感之至

書故仁壽令殉節顧公逸事

明仁壽令顧公諱繩詒字敬承故大司馬少保公諱其志之仲子也崇禎庚午舉鄉薦在解額楊公廷樞榜中南闈座主爲江右姜相國曰廣是科得人最盛一時文章人物幾無遺賢榜首楊公外如張公溥陳公子龍鄭公敷教盛公王贊諸賢皆宿負譽望時論翕然不特人文冠十五國亦二百幾十年所無也一日大會於虎丘諸賢畢集言論丰采各各自得酒酣楊公離席起大聲揚解而言曰吾兄弟中有能爲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卒此爵楊公蓋自謂衆亦共目之顧公應聲起端拱趨出曰小弟能爲引爵一飲而

盡一坐大驚蓋公生平豈弟多智詆諧滑稽嘗一言
傾其坐人人皆解頤指之曰此俊物非龍逢比干也
今於大會大嚼不讓衆皆疑之未有心許者及崇禎
末公官成都之仁壽令獻賊破蜀據會城以公循吏
得民心因遣人招公公忼慨指天誓不辱賊即馳馬
入學宮長縊而死嗚呼公之言酬矣此甲申七月事
也及戊子歲楊公屏跡湖濱之山舍而爲湖漭間起
事者所染被執不屈臨刃亦罵不絕口嗚呼成仁取
義兩公之言若合券於十五年之前先後一揆快然
無遺憾惟是楊公素有氣節之望者無論若公者詩
酒自污而其自信則又何確也故益不可及云

告家廟文

維辛酉歲二月乙酉朔越十有八日壬寅孝六世孫
男枋同叔沐兄枚兄集兄林兄棧兄杙姪炯姪輝姪
燁男文止等百拜昭告於顯六世祖考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瓜涇府君顯六世祖妣累封宜人
贈淑人朱氏顯高祖考江西南昌府靖安縣知縣左
江府君顯高祖妣碩人張氏顯曾祖考太學生素菴
府君顯曾祖妣碩人沈氏顯祖考勅贈翰林院簡討
徵仕郎雲澗府君顯前祖妣勅贈孺人邢氏顯祖妣
旌表貞節勅封太孺人朱氏顯考詹事府協理府事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勿齋府君顯妣勅封孺

人吳氏曰徐氏遠有世緒後先暉映史冊天復篤生
吾中丞府君振跡於前大尹大叅府君繩武於後而
吾勿齋學士府君復身係綱常爭光日月維此家聲
史冊所罕而二百年來家乘未立譜系不明則何以
昭先烈而裕後昆也枋追維學士府君將草創未遂
痛思繼志二十餘年茲者邀請族長親房同集草堂
經始其事謹以牲醴用申虔告孝六世孫男枋臨告
曷勝感愴之至

告亡室張碩人文

維碩人平時潔蘋蘩奉祭祀惟謹凡事關祖先宗族
靡不竭力傾心而尤督促我創造家譜嘗語枋曰吾

大姑二姑家有家譜

松陵吳氏

吾女家有家譜

休寧江氏

至如

鄰家某某且有家譜

天平范氏

君家大族胡獨無之此是

君之責也君今不爲誰爲之者必藉族長親房三四

老成可以共圖然皆年七八十矣君今不爲後必悔

之祀先會族之費吾願任之無煩君心嗚呼傷哉碩

人此言猶在吾耳而碩人今何往也吾痛念遺言不

啻金石故發憤於今春舉行茲於今十八日敦請族

長親房齊集草堂經始其事謹薦醴饌以告不勝哀

愴之至

居易堂集卷之十五終